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八仙得道 第三十回 債夙債螺殼作道場 攻異己蚌腹擺擂台

卻說凌虛、空空二妖為了行刺鐵拐先生，化身蚊蟻前去螺宮，料不到行刺未成，反被鐵拐先生運用功力將二妖裝入葫蘆收了，把他們苦心苦志煉成的幾件法寶如數捐納下來，又嚇唬了他們一陣，等得二妖叩頭出血，方才收回葫蘆，趕出二妖，一陣仙風把他們吹到蚌殼門內。二妖睜目一瞧，這才又驚又喜又是恐懼。原來鐵拐先生性格最為仁慈，自己既沒受他們暗算，還是乘機點醒，使他們痛悟前非，投入正教，也未嘗不是一件大大的好事。無奈二妖執迷不悟，除了一味哀求之外，竟沒一言求度。鐵拐先生才知二番真沒福命，於是仍把他們送還原處。二妖欣幸之餘，不覺爭相向空拜謝再生之德，方才狼狽倉皇步入內堂。老蛟等□餘妖人都已等得□分心焦，一見二人如此情形，不由都吃一大驚。冥冥子先說道：「瞧這光景，分明是吃了大虧了。」通玄子心中卻只惦念他那寶瓶，忙問：「兩兒回來了，可曾找到攝魂瓶兒，那擒住的兩妖究竟可在不在，生死如何？」凌虛子忙以手示意，說道：「不用說了，今兒才算吃了一次從沒吃過的大虧。你們瞧，不是我倆的法寶都給卸了去了。」通玄子把上項情事大略訴說了一遍，說得大眾目瞪口呆，面面相覷，做聲不得。老蛟怒道：「萬不料二位又去吃這麼大一個虧，那跛賊居然如此猖獗，待我再去請教主老爺前來，必要剪除了他，方無後患。」眾妖見說，無不大喜，稱贊老蛟。

剛要動身，忽聽外面仙樂嘹亮，鶴唳長空。老蛟大疑道：「又是什麼仙人來幫助他們麼？若果如此，我們真真非請教主前來不可了。」一言未了，門口小妖稟報：「有二位老爺和一位夫人前來稟見，已在門口等候了。」老蛟心中大喜，料到必是自己這邊的道友來此助陣的。於是偕同眾妖迎了出去，原來是截教門下第一代大弟子孫虎、牛勃、胡海山三仙和一個白氏女仙，因聞田螺殼內作道場，兩教人物都彙集於此，恐自己教下有失，特地奉了教主之命前來照料的。老蛟大喜，和眾妖大禮參拜過了。孫虎問起相持狀況和那邊道場日期，老蛟把凌虛等三妖失利情形稟報過了，又說：「道場原定今天，聞因有許多同道未到，已改期旬日，大概本月二□以內必要開設了。」牛勃聞得凌虛子等如此受禍，心中大怒，說道：「老君門下怎敢欺侮我教。我們既已到來，明兒就去前面大空地上搭上一座擂台，著他們一個一個前來送死。如沒人打得擂台，就將他那螺殼打碎，把什麼羅圓夫人攆上岸去，不准在淮海村五百里內停留片刻。道兄們以為如何？」孫虎笑道：「鐵拐雖有些道行，統共這幾年工夫，能有多大本領？今知我們前來，必定要去另請高人入海相助。我們一面派人通知他們前來打擂，一面還該由我們親去在那緊要去處守住隘口，如遇這廝出海時，一定是上山去請救兵。我們不妨先將他捉來，替凌虛等三位道友報仇。」眾妖見說，一個個喜上眉梢，一致稱贊。當下蚌殼內又大開歡迎筵席。一面派一個小妖前去螺殼下書。

覺先接書，和慧通、張果一同來見鐵拐先生。接過來書，先生笑道：「海底打擂台也是一件奇聞，可惜又有許多同道之士不免遭此一劫，卻是可憐可痛。」二人已知其意，因亦點頭不語。慧通問：「先生可要去請幾位仙師援救咧？」先生笑道：「不用去請，我們的救兵現已在路了。」不一時，果然文始、縹渺、廣成、雲中等真人和文美真人一齊都已到來。鐵拐和覺先並眾仙一同出去，迎接入內。文始笑對鐵拐說道：「祖師聞你很會調度，又且慈善為懷，很稱贊你哩。」鐵拐惶恐道：「又承祖師眷注，真令我感入骨髓、沒世不忘，就是諸位道友師兄都為助我而來，尤其令人感動。但在宮中曾奉祖師面諭說，到了緊要關頭，他老人家自己還會親來指點呢，這話不知可要實現？」眾仙皆說：「這是你的特別緣法，能得祖師逾格栽培，有誰趕得上呢？」張果也來叩見文美真人。真人考察了他的道行，見他滿面道氣，一身仙骨，甚是喜悅，因點頭歎道：「仙緣二宗，真是解釋不來。像你出身太小，得我這樣提拔，現在風波盡去，已可一心修道，至多不過數百年，必可成道，在物類得道中比較起來，已算上好的福份了。然而比到你鐵拐師叔，幸福的深淺，仙緣的厚薄，又不可同語了。」眾仙聽說都為嗟歎。張果道：「弟子只求成功，不問快慢遲速，橫豎緣淺福薄之人一般都會成仙，至多不過多用千百年苦功而已。既來人世出家修道，吃些苦楚都屬分中之事。弟子雖愚，卻還不肯妄自菲薄咧。」文美真人見他這般說，不覺欣然道：「你能如此立志、如此存心，修仙成佛都是容易之事，不足憂也。」文始群仙和鐵拐先生都一致稱揚嘉獎，倒把張果弄得非常不安起來。

一回兒慧通出來叩見文美，自陳來遲之故乃因同覺先等佈置道場，乞師尊寬恕。文美笑道：「你有正事，自該辦好了再來見我，我怎能責備你呢？」慧通謝過，和張果倆並坐下首。

文美、文始兩真人都笑對縹渺、火龍真人說道：「兩位道兄法駕至此，怎不見兩位高足前來伺候，況且此地是他們夫妻該管，這東道之誼不由他們負責嗎？」兩真人聽了，笑道：「我們匆匆來此，又沒下個通知給水晶宮去，他們自然不會曉得我倆已經到此。但他們夫妻倒是一對忠孝憨直之人，一、二天內聞得我們來此，是必來參謁的。」一語未了，忽聽外面一陣風雨之聲，接著又是一陣波濤之聲，聲勢非常洶湧。眾仙不知何故，鐵拐先生還以為蚌殼眾妖前來胡鬧。只見美微笑道：「我知道準是縹渺、火龍兩兄的高足來也。」一語方完，果然有本洞侍婢引著龍王夫婦前來，先向縹渺、火龍二真人叩頭。二真人忙著叫他們見過列位師叔伯師弟兄。在這當中，惟有慧通和龍王最稔。

此外張果雖和他們是千百年前老友，但在此時卻自覺淺陋，轉以尊長之禮拜見龍王、王妃。一陣酬酢，卻也□分鬧熱。當下龍王見說南海新來大蚌，又看到此處將蚌殼改作宮殿，並邀四處八方的妖精設下擂台，來和這邊上仙們為難，說：「寡人原早思驅逐他們，不准在此胡鬧，怎奈聽得此中也有能人，截教教主通天道人還要親來替他們一班徒弟張目，自分道法有限，不能和他抵抗。好在這裡已有許多天仙在此，妖魔不難蕩平，因此暫時裝個馬虎，看他們怎生和這邊為難。」文始真人笑道：「我等既已來此，須做不得清脫人兒。明天大家全去瞧瞧，看他們怎生一個局面，還有什麼能人高士在內。如此早早弄清楚了，也好請我們李師弟早完壇務，大家都可各回天曹，免得久羈海底，打擾龍王。」眾仙都含笑稱是。龍王夫婦卻萬分惶愧，都說：「列位上仙臨臨，真是海界恭幸之事，小王等歡迎不暇，怎生說出打擾的話來？」火龍真人笑道：「正是。此地是你夫婦的治下，這個東道之誼，你們倒真是應盡的。」龍王立起，含笑答稱：「這個自然。本請各位師叔兄弟們前去宮中一遊，想來道場不完是一定不得脫身，小王也不敢作此虛人情兒。至於一應供膳之類，已由宮中完全備就，派官員專送前來了。」眾仙忙都稱謝。縹渺真人大笑道：「列位道兄師弟不必如此客氣，想龍王夫婦平時玉食萬方，享用之豐為天上所罕有，我輩難得到此，就小小擾他一次，打甚要緊？」雲中子、廣成子聽了，同笑道：「原來是你們兩位老師眼淺嘴饞，想敲令徒們一點竹槓，卻不犯把我們都拉在裡面呀！」一句話說得大家都笑起來。

說話當中，果有龍宮派來役設上盛筵，每仙一席。龍王夫婦恭而有禮的請他們一一就座，夫婦倆親自執壺，在下首同坐一席相陪。眾仙到此也不便客氣，各自坐定。龍王夫婦分別斟酒，一時肴饈羅列，佳果雜陳，說不盡富貴氣象，道不完百珍異味，男女主人慇懃勸爵，諸仙也皆無拘無束，開懷暢飲。這一席由上午吃起，直至下午後始散。龍王夫婦因有公務，告辭回去。

文始真人忽覺心中一動，便向鐵拐笑道：「師弟，那妖人也真淺見，他們為防你去請救兵，已派人在宮中等你。我們如今便可頑他一頑。」鐵拐笑問計將安出。文始笑道：「你是壇主，不便離開此地，容我和文美道兄化作你們師徒的模樣被他們捉去，到來日大打擂台，我等卻於中取事，為一鼓殲滅之計，豈不便利？」眾仙聽了，撫掌稱妙。

鐵拐先生一聽師徒二字，忽然記起一件要事來，忙說：「正要請教師兄等，敝徒飛飛、顛顛如此這般被妖人捉去，裝在攝魂瓶內。現在瓶雖取到，卻無法開啟，如何是好？」文始真人笑道：「這一定是什麼通玄子的法寶，那東西是一個知了兒，巧逢我們大師兄雲鼎真人憐他志誠，傳授了他一點道法，不料他活得不耐煩兒，竟是不明邪正，來和這邊挑戰，大概這廝命運也差不多了。你且拿出瓶來容我一瞧，如何開法卻再研究。」鐵拐先生依言，從懷中取出攝魂瓶來。文始托在手中，眾仙也都過來觀看。文始唸唸有詞，口吐金氣，直奔瓶口，口門頓裂，兩道魂靈歸還原體。裡面飛、顛二人不覺喊聲「呵呀」，爬了起來，聞得上仙垂救，慌忙

出來拜謝。

於是文美真人便化成鐵拐形狀，文始真人卻化一為二，變做飛、顛倆。三身齊起雲中，四面一望，果見各處都有妖人把守。文美、文始奮勇向前，和他們戰了一回，氣力不加，便被擒去。眾妖歡喜不盡，簇擁三人一同回到蚌殼。二仙遠望，見蚌殼上頭隱隱似有紫色彩雲周圍籠罩，不覺失驚道：「原來他們教主通天老兒到了，我們這化身法如何瞞得過他的眼睛，倒不要弄巧成拙才好。」一言未畢，已被擁入蚌宮。二仙此時原可脫身遁走，因要打聽內中消息，姑且進去再說。於是由這些妖人推推搡搡的，到了第二層大院子內。果有一座擂台當中設著，台上聚集許多妖仙，卻是雅俗不一，美醜各殊，中間端坐著一位白髮白鬚鼻方耳長的老道士，二仙卻認得是通天教主，也不曉他是什麼時候到的。正籌思脫身之計，忽見通天教主微睜雙目，照兩邊幾個大弟子笑了一笑道：「你看老子門下一班徒子孫兒竟是這般不識起倒，曉得我在這裡，還敢用化身法兒前來嘗試。」眾徒稟問：「這三個東西不是鐵拐師徒嗎？」通天冷笑一聲，說道：「把這一時糊塗的小子牽上來，他們是會變化、能五遁的。可將我這符拿去貼在他們的腦袋上頭，就逃走不去了。」大弟子孫虎、牛勃領下符下得台來。文美朝文始眨眨眼兒，文始會意，說聲「走罷」，兩足一頓，已借土遁出了蚌殼，逕回本營，倒把通天師徒氣得要命。

到了次日，文始、文美、縹緲、火龍四真人和廣成子、雲中子、鐵拐先生師徒、慧通、張果、覺先等一行□餘位仙人前去蚌殼。這邊通天教主仍如昨日一般高坐檯上，未曾起身。文始真人高叫道：「通天師叔，我教和師叔一派雖非同道，都屬方外之士，有道之身。我們這位覺先道友因前生孽重，今世教他作幾天道場，超度冤魂，也是深合情理之事，卻不知何處開罪師叔，竟勞法駕親蒞，如臨大敵，這是什麼緣故啊？」通天未答，旁邊閃出牛勃、孫海二將，大喝道：「文始、文美不得胡言，爾等既知同是方外修道之士，便該互相尊敬、互相親近才是，怎麼爾等又盡在外面詆毀我教不是人類，難道文美所收門生就都是人類麼？須知上天好生，人物一例，尊卑貴賤，視乎各人的修持，何得出身相侮？我教素來寬大，不與爾等為難。不料羅圓小妖不自度量，有與蛟兄為難之意。蛟兄從前雖是他的兒子，現在事隔千年，人也換了好幾代了，何必更修這等宿仇。因此我祖師大發慈悲，前來救援於他。你們要是識相的，趕緊回去本山，把螺婢交與我等發落，萬事全休；要是不然，只怕爾等今天乘興而來，不免要喪命而返了。」文始、文美聽了，都大笑道：「聽你所言，好像因我輩不當你們人類看待，所以有了夙怨，剛巧碰著那條老蛟前去訴苦，你們師徒便趁此機會前來報仇，是不是呢？今且不論你們所聞是否真實，但就老蛟而論，此畜種種忤逆、種種背理，就他不來找我們，我們也少不得要找他，好替百姓們除去一害，誰知他卻自己尋上我們的事來了。可知他氣數已到，數千年修煉之功就要消為烏有。道友們還要迢迢萬里助他行逆，真可謂不知天道、不明大義。貧道們竊為道友等不取啊！」牛勃等聽說，都大怒起來。

未知牛勃等如何動怒，卻看下回分解。